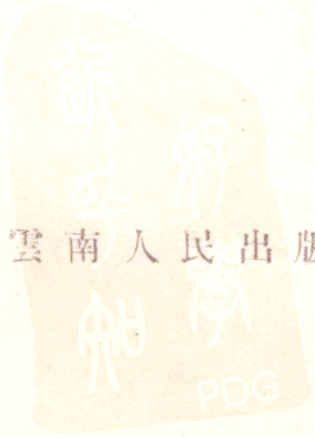





吉多郎司

陳希平等著



雲南人民出版社

目 次

司郎多吉	陳希平 (1)
雨天	高中午 (17)
李榮	李良振 (33)
外科醫生	葉 樞 (41)
從崗位到崗位	侯聖驥 (53)

封面設計：張士鏊

司 郎 多 吉

陳 希 平

—

雪封山了。拔海五千零五十公尺的雀兒山，在平時就已經是終年積雪，而現在，雖然是四月中旬，在內地說來早已是春夏交換的時令，但在康藏高原，却正是他們所說的“正二三，雪封山”的季節。眼下，藏曆還只是二月中旬。所以，當我坐着汽車從拉薩返回內地時，被阻在雀兒山的西邊了。這個平時就够令人生畏的山峯，現在更加像一座寒光四射的晶瑩的寶座。這裏，一週來都下着茫茫的大雪，山上的觀察員報告，積雪已經有一至五公尺深了，莫說過汽車，就是在這冰天雪地裏生長的牦牛也無法通過。因此，在緊靠着雀兒山東麓和西麓的兵站裏，都擠滿了負有各種任務的隊伍和幹部；兵站前的公路和場子上，汽車的行列排得像一條條的長龍；此外，還有趕着牦牛隊的藏胞，也被阻在兵站上作客。這樣，新建的寬大的兵站就顯得非常喧鬧和擁擠，正式住人的地方擠滿了人不算，就連汽車上、洗臉間、俱樂部和足供二百多人用的飯堂也住滿了人。

這是我們被阻塞的第三天，山腳下的太陽烤的人熱呼呼的。柳樹都已經吐出了毛茸茸，綠油油的嫩芽，可是山頂却落在隱藏在一片濛濛的雲霧中。和往常的情況一樣，等待，

在開始的一兩天是萬分難熬的，而現在，似乎人們已經習慣了，或者覺得焦急也只是徒然。所以，當大家知道今天確乎又過不去的時候，便各自按照自己的興趣來打發這難耐的等待：有些人圍在一塊雨布上，掏出撲克牌，打百分的，攻“杜拉克”的，各種花樣都有。年青的汽車副駕駛員還是用他們貴州家鄉的老辦法，找上一條廢橡皮，砍個樹杈杈，臨時做好了彈弓，到山上去打小野物。還有些人就到附近的村子裏閑溜去了。

下午，人們迎着燦爛的陽光回來了。雀兒山頂已經在碧藍的天幕下露出了它的羣峯，閃着光輝奪目的顏色。也許這是預示着明天是個好天氣，或者可以順利通行了。

回來的人們是形形色色的，有的用雀兒山下的青松編成了挺好看的山鷄和小羊；副駕駛員們手裏提着成串的野兔和雪雀；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些同志手裏所搖晃着的幾束鮮豔的桃花。

“桃花，這怎麼會有桃花啊！”

也許是我那驚訝的表情讓他們發現了，他們都說：

“這有什麼奇怪，康藏氣候雖然冷，但隨便哪裏都可以看到春夏秋冬！”

“這是從什麼地方摘來的？”

“什麼地方？”他們想了一陣才記起來。“涅德村。”

“涅德村！”這個生疏的名字馬上吸引了我，而且它是那樣快的就使我和一個司郎多吉的名字連起來，於是，那個有着一對坦率眼睛的藏族青年又出現在我的面前了。我來不及想別的東西，連忙問：

“涅德村在哪一方，離這裏有多遠？”

“就在那個小山包後面，離這裏一共也不過六七里。”

他們指着村子的方向告訴我說。

第二天一早，我向兵站站長問了問山頂上的排雪情況，他說：

“昨天晚上來的電報說，要是今天上午山頂上不下雪，下午就可以開山通行了。”

回答既不完全肯定，我還是按照昨天的計劃，要了一個通司^①，出發到涅德村去了。

爬過一個不大的山包，下面就是一條淙淙流動的河水，向着一塊不太大的盆地流去。開始，我們沿着小河，在松林裏走着；當我們一走出松林口時，前面就是一片片盛開的桃花了。

通司同志指着桃花林裏的一個小村莊對我說：

“那個掛着各色經幡的地方就是涅德村。”

這時，我還看不大清楚他所指的地方，因為在那鮮豔的桃花林裏，是不大容易發現那些各種顏色的經幡的。

走近涅德村，就見藏胞已經開始辛勤的春耕了。黑色的老牦牛都是成雙地平排着，藏民們把一根木槓橫架在老牦牛又尖又硬的角上，然後用一根緯繩拉着後面的木犁杖。於是，丈夫在後面扶着它，妻子拉着牛在前面引路。他們愉快地唱着粗獷、爽朗的春耕謠，吆喝着牲口，泥土翻過來了，遍地都發散着春天的潮濕氣息……

① 藏語，翻譯，現在大都是我部隊中人員担任。

涅德村依山傍水，整齊的藏族平頂屋沐浴在溫和的陽光之下，藏胞們在屋子外晒太陽，勞動着。他們有的在選種子，有的在捻羊毛線，窗台上的菊花也迎着這春日的太陽微微地開放了。

一走進村子，藏胞們都以驚訝的目光看着我們，默默地含笑。當通司向他們打聽司郎多吉的家時，他們很樂意爲我們指引。

司郎多吉的家是在靠後面的一排房子，院子裏有幾棵幼小的樺樹，它們正吐出了嬌嫩的新芽。

當我們走進院子時，猛不防樺樹下的木箱裏跑出來一條大黑狗，直向我撲來，把我嚇得倒退兩步。幸好黑狗還沒撲出來多遠，就被牠脖子上的一條粗大的鐵鍊拉住了。也許牠不甘於就這樣終止牠的職責，便張開大口號叫起來。

女主人從屋裏走出來了。她一面驚奇地看着我們，一面吆喝着那隻兇暴的黑狗，直到把牠逼回了木箱。

她是那麼豐滿、健壯，穿着一件元青色大袍，卸去了右邊的袖子，於是，裏面深紅色的內衣在太陽下就顯得更加鮮豔，而掛在脖子上的兩串松耳石和赤色的珊瑚也就更加引人注目了。我一眼就認出來了，她不就是切桑珠瑪嗎？

這時，她正向我們走來，向我們打招呼。她的漢語雖然有些生硬，但態度却十分和藹，她說：

“同志，有什麼事情嗎？”

“來看看你們的司郎多吉啊！”我明知司郎多吉並不在家，這樣說是希望引起她的注意。我補充道：“來看看司郎多吉的父親，看看你們的家啊！”

“啊，陳同志，是你來了，這可真是難得啊！你怎麼會找到這裏來呢？”她端詳了我一會，終於認出來了，笑了，熱情地說着話。

“是司郎多吉叫我來的，是桃花引我來的；桃花，你們這裏的桃花真好！”我接着問：“丁珠王皆老伯在家嗎？”

“在家，請你等一下。”

她回轉身去，匆忙地到裏面通報去了，不久，她就領着一個老人出來迎接我們。她介紹說，這就是司郎多吉的父親丁珠王皆。

客廳裏收拾得很乾淨，織着孔雀羽毛圖案的地毯還是那麼新，讓人有些不慣於在上面亂踩。那是江孜有名的產品^①，藏民家裏大都有這種擺設。檀香木的茶几上，放着一個小香爐，一股纖細的藍烟從那裏嫋嫋上昇，幽香四溢。在供着智慧神的神龕旁邊，我一眼就看見了那張熟悉的照片，那是毛主席在懷仁堂接見達賴喇嘛和班禪時的合影，是我去年送給司郎多吉的，想不到現在它却掛在這裏。照片下面，掛着一朵綵緞紮的大紅花，我不禁走過去，看了看紅花下面的四個大字：支援模範。這時，切桑珠瑪站在我旁邊悄悄地對我說：“這紅花是解放軍獎給他父親的，自從有了這張照片，父親就把這朵紅花獻給毛主席了。他還說：‘我有什麼功勞？這都是毛主席領導的好！’”於是，我才記起司郎多吉對我說過，他父親是支援模範，部隊在雀兒山上築路時，他曾一次就動員了三百二十頭牦牛來幫助部隊運輸。

① 江孜：珠穆朗瑪峯下一城，以出產手織地毯、臥毯、坐墊等聞名。

坐下來，我們開始談話了。主人給我們送來了很濃的酥油茶，但當他發現我不習慣喝它時，便又把糖茶換來了。這時我才發現丁珠王皆是一個非常謙遜、熱情而好客的老人。他提出來，一定要聽聽我和他的兒子司郎多吉認識的經過。

二

那是去年十月我剛到康藏高原來的事。

……下午，我們的汽車到了甘孜，這是雪山環繞着的一片遼闊而美麗的草地。爲了旅途上更加方便一些，我們就在一個新建的交通旅社裏寄宿。據說，這個宏大的建築物在甘孜的出現曾引起了很多藏胞的驚奇，有些人甚至不惜兩天兩夜的奔波，從很遠的山凹裏跑來參觀這個少見的建築物。儘管它在內地說來並不怎樣稀罕，但它的確給甘孜的建設帶來了新的面貌。從此，新屋和禮堂也在這個草原上多起來了。有人告訴我，兩年前的交通旅社還只是一位將軍手下的一張藍圖，而現在，它已經帶着嶄新的面貌來迎接來往的人們了。

正巧在當天晚上，有一個音樂晚會在旅社的小禮堂裏舉行，我們也在旅社主人的邀請下參加了。

這是一個不平常的晚會，對我說來，我還是第一次看到它。音樂台上，大都是穿着藏裝的藏族青年在伴奏，舞場裏的人也大部分是藏族的男女青年，政府幹部和軍人在這裏幾乎是很少很少的。

每當音樂一響，大家就盡情地跳起來，情緒是那樣的熱烈。我仔細地看了一下，嚴格說來，他們的舞跳得並不怎麼熟練，甚至還有些感到吃力，因而，細小的汗珠不住從額角

上沁出來。但他們還是那麼高興，那麼熱中，音樂一響就成對的跳起來，音樂一停就坐下來掏出手絹擦汗，然後又和自己的舞伴傾談……

突然，撲的一聲，一疊很厚的紙順着我的腳跟掉下去了。這是坐在我旁邊的一位藏族青年在他胸兜裏掏手絹時帶出來的。他並沒有發現自己的東西掉了，因為他和一個姑娘談得正高興呢！

我彎下腰去，拾起那疊東西一看，原來是一封信。我順便看了一下封皮，上面寫着：“北京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

“這可是一封很重要的信啊！”我想，“怎麼能馬馬虎虎地把它丟掉呢！”

於是我拉了一下物主的衣服，問他：

“你叫什麼名字？”

他看了我一眼，然後說：“司郎多吉。”

“這是你的信嗎？”

他有點慌張，趕緊伸手在胸兜裏摸了一下，說：“同志，是我的。”然後他又像是在埋怨自己，自言自語地說：“啊！要是掉了可就不好辦了。”

接着我又聽到他旁邊的那位姑娘對他說了一句藏話，我聽不懂她說的什麼，只是從她的語調和表情裏看出，她是在預備他。

“既然是重要的東西，就要好好保存，把它放在一個穩當的地方才對。”我把信交還他了。

他向我閃了一下那對發光的眼睛，表示感謝。

“你到北京去嗎？”

“是。”

“什麼時候走？”

“明天。”

“啊，這可快，過十多天，你就可以到毛主席住的地方了。”

“去北京要走多少日子？”

我告訴他，坐汽車到了成都，就可以轉火車到重慶，然後坐輪船到漢口，又坐火車到北京，要是走得快的話，只十來天就可以到達。如果坐飛機那就更快了。

“啊，那可真好！”他高興的笑起來，年青人本能的興趣上來了，顯然他並不是難接近的人。他突然問：“在北京能見到毛主席嗎？”

他睜大眼睛看着我，等待着滿意的回答。“怎麼回答他好呢？毛主席的事情那樣多，而從全國各地到北京去的人又是那樣不計其數，”我想，“未必每個人都能見到毛主席吧！”可是看着他那期待着一個滿意的回答的樣子，我怎麼說好呢？這時，他已經等不及了，就自己回答說：

“能，我一定能見到毛主席！”

我聽到他那非常自信的口氣，也說：

“是的，能見到毛主席。過‘五一’‘十一’，毛主席都會到天安門來檢閱，你能見到他。”

他笑了，感到一陣幸福，然後把信妥妥貼貼地藏到裏面的口袋裏。

“你到北京，是去學習還是工作呢？”

“學習，到民族學院去學習，”他說。“不過我的志願是想學駕拖拉機，能學得到嗎？”

“能，不管在什麼地方，只要你有志願，學什麼都行。但是你爲什麼要學駕拖拉機呢？”

“拖拉機好，”他說，“種地種的寬，叫人連邊都看不到。我們不但在電影上看過，就是在我們這裏也有你們解放軍開的農場，也是用拖拉機耕種的。那東西好，一架拖拉機算不出來能抵得多少人的勞動。你看我們藏民種地吧，兩個老牦牛拖着沒有鐵嘴的犁杖，耕不了脚背背深，還把人累得直氣喘。要是有拖拉機呀，青稞都會長得更壯實。”

說着，他站起來對我比劃着駕拖拉機的動作，好像他真的已經駕上拖拉機，連舞也忘記跳了。接着他告訴我解放軍來了以後，他怎麼主動地爭取做工作，宣傳民族團結，讓大家訂愛國公約，使大家明白了好多新道理，然後又用實際行動來支援解放軍築路。這以後，上級發現他很進步，決定送他到中央民族學院去學習。他父親也因為支援大軍築路有功，被評選爲‘支援模範’……

明天他就要同他的伙伴到北京去了，所以在今天晚上，他和他的愛人切桑珠瑪在一塊兒玩。他悄悄地告訴我說：“切桑珠瑪可是真誠地愛我呢！”接着，他又問了我的名字，問我去什麼地方，我都照實地告訴他了。

“真謝謝你，”他還說，“要是我把信丟了，那明天我就走不成了。你真是個好人。”

“你到了內地才會更覺得好呢！那裏，什麼人都會關照你。不過你自己也要好好保管東西，要是把它掉在壞人手

裏，那就不好辦了。”

我發現切桑珠瑪有些急了，而司郎多吉還在滔滔不絕地對我講話，顯然像個搞過宣傳工作的人。我知道，不該過長的佔據他們惜別的時光，便想找個藉口離開他們。

這時，切桑珠瑪更加着急了，她用藏話向自己的愛人喃喃地說了幾句話，像是商討什麼事情一樣，接着，司郎多吉就對我說：“切桑珠瑪要和你跳一次舞，但她又說怕自己跳得不好惹笑話……”我馬上站起來主動地去請她……

舞會結束了。我們都感到時間是那樣的短促，不知道是我們談的太相知還是什麼緣故，這時，司郎多吉和切桑珠瑪表示要到我住的地方去看看，我難却他們的熱情，便領他們到樓上去了。

他們對什麼都感到新奇，看到書本或什麼新鮮的東西，都要仔細地詢問和研究。翻開我的影集，第一張就是毛主席在懷仁堂接見達賴喇嘛和班禪的合影，那上面還有很多中央人民政府的首長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員。這時，司郎多吉和切桑珠瑪不禁歡喜得跳起來，他們唱着、笑着，對着照片講着很快的、難懂的藏話，有時我聽起來，又覺得他們像是在唸禱告的經文。

“就這一張嗎？”司郎多吉大胆地問。

我看出他們是心愛這份東西了，便說：

“你們覺得好，我就送給你們吧。”

“杜及切，杜及切！”這一對青年說着，就像生怕已

① 藏語，謝謝的意思。

經得到的寶貝會給誰奪走似的，帶着爽朗的笑聲出去了。

我送他們到門口，分手時，對司郎多吉說：

“到北京可要給我寫信啊！司郎多吉，我的地址已經寫在你筆記本上了。”

“是，”他說，“也希望 you 給我寫信，幫助我。”

一對年青人消失在深夜的濃雪裏……

第二天早晨，雪下得更大，風把它們刮得滿天飛舞，棉花朵大的雪花打得地皮撲撲發響，打在臉上也有些砸人。本來，十月尾的甘孜的氣候倒不怎麼太冷，但是，眼前這樣大的風雪，對於來自亞熱帶邊疆的戰士來說，的確有些逼人。遠處的雀兒山頂露着犀利的、狼牙般的峯尖，在風雪濛濛的長空裏隱隱發亮，它告訴我們這些初次來康藏的人們：一九五四年的冬天的確是過早地就在這世界屋脊上顯示着它的嚴威了。

今天就要過雀兒山了，大清早起來，我們思想上都顯得有些緊張，並着手做物質準備：四斤半重的棉衣穿上了，裏面還有毛衣、絨褲，連皮大衣、毛靴一塊加在身上，弄得的確行走都感到有些艱難。

在飯站上進過早餐，我們就上車準備出發，離預計開車的時間只有十分鐘了……

“陳同志，你到拉薩去嗎？”

我剛要上車，後面突然傳來了這樣難懂的叫喊。我回過頭來一看，馬上就認出是誰來了，便說：

“司郎多吉，你們也走了嗎？”

“走，票上寫的是八點半開車……”

他已經奔到我面前來了，切桑珠瑪緊緊地跟着他。這時我才更加看清了他，同時使我感到驚奇的是：他穿着一件細毛的羔羊皮長襖，頭上戴一頂黑羔羊皮帽。這樣的裝束在這風雪漫天的日子裏自然是很適宜的，但是他那右邊的袖子並沒穿上，而是讓它拖在後邊，在風雪裏飄搖，袒露出一隻有力的、黃銅色的、肌肉凸起的膀子。開始，我真有些不寒而慄，真難想像在這樣的天氣裏，怎麼好光着一支膀子呢！似乎是他那毫不在乎的神情和那對坦率的眼睛使我受了感動，我親眼看到一朶朶的雪花掉在他的膀子上，馬上就化爲烏有。這以後，我也就覺得這寒冷並沒有什麼可畏了。

“是你自己買的票嗎？”我問。

“是政府給我們買的，”他說，“你們馬上就要走了嗎？”

“馬上就要走了。”

“啊！那我們就要離別了，”他感情衝動地說。“你們到拉薩去，我們去北京，相隔就很遠了。”

“遠是遠，不過，”我說，一面安慰他，“只要交通方便就好，你看，康藏公路一通車，從拉薩到北京也不過只要十幾天光景。”

“就是，有了路就好了！”

“司郎多吉，你的信保存好了嗎？當心別再掉了。”我關切地說。

“保存好了，”他說，臉上透出怪不好意思的神情。

這時，我們汽車上的喇叭響起來了，馬上就要開車。我便和這位相識雖然不久而感情却很深厚的藏族青年人告別，

緊緊地握着他的手說：

“再見吧，司郎多吉，祝你一路平安！祝你在北京學習順利！”

司郎多吉也對我說了幾句吉利的話，並且按照藏族的習慣，取下黑羔皮帽，弓了弓腰，說：

“……陳同志，過雀兒山，你要是方便的話，請到我們家裏去看看，我的父親會很歡喜你——我的家在涅德村，在雀兒山的西邊。”

.....

三

丁珠王皆用心地在看着我，聽着通司的翻譯。從他那得意的笑容裏，可以看出他顯然是在爲自己的兒子有一個解放軍的朋友而感到驕傲；站在旁邊的切桑珠瑪此刻也似乎浸沉在幸福的回憶裏。

“直到現在，司郎多吉還沒給我來信呢，”我打趣地說。
“可我倒先來看他的家了。”

這時，切桑珠瑪在老人耳邊說了幾句什麼，丁珠王皆像記起了一件大事，對兒媳吩咐了幾句，她就很快轉過身去，跑進內室去了。

“同志，”丁珠王皆說，“司郎多吉已經寫了很多信回來了，開頭幾封是用藏文寫的，最近來的這封是用漢文寫的。前幾天，工委會的同志已經給我們翻出來了。他說在北京學的不錯。”

正在說着，切桑珠瑪又回來了。她左手拿着很多信，右

手揣在胸兜裏。她把信交給了丁珠王皆，老人挑了挑，遞了一封給我說：

“同志，這封信是用漢字寫的，你一定能看懂。”

我接過信來，展開一看，不禁吃了一驚：原來去年我在甘孜碰到的這個連漢話都說不大好的藏族青年，現在却能寫出這麼一筆好字，這不是奇蹟嗎？他的字不但寫得很整齊，就連文法也很難找到錯誤。我一口氣把它讀完，信尾上的簽名還寫着司郎多吉親筆，並蓋上了一個大概是在北京新刻的私章。信上說，他在北京學習得很好，受到很多首長的親切關懷，在那裏學習，實在比家裏還好。達賴喇嘛也去看過他們，叫他們努力學習。他們的生活也過的很好，關於這問題，他不在這裏多說了，因為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曾經向全國各地播送過。最後，他談到他的志願，他寫道：“……在這裏，只要有決心，不光是自己的志願能夠實現，很多人的志願都能實現。有的人想當空軍，當海軍，保衛祖國；有的人想學地質，發掘地下的寶藏。至於我自己，還是不改變過去的主意，還要去學農，將來回故鄉辦農場（像解放軍在我們家裏辦的一樣），開拖拉機，因為我覺得，康藏的土地非常好——用雪水灌溉的土地是最肥沃的……”

丁珠王皆一直在看着我，微微地笑着。而切桑珠瑪，她一發現我看完信時，便從胸兜裏掏出一個東西遞給我說：

“陳同志，照片！”

我接過來一看，這不就是司郎多吉嗎？好朋友，你怎會這樣拍張照片啊？如果是爲了保持你藏民的習慣，你爲什麼要光着上半個身子呢？卸去一個袖子不更讓人覺得慄慄嗎？

或者，你是有意向人們炫耀你那豐滿的肌肉吧？翻過背面一看，上面還寫了字呢，啊！原來這是在北海游泳後拍的。

“身體真好啊！司郎多吉，有這樣的身體，什麼事情不能幹呢？”我自言自語地又像是在對大家說。

“什麼事情都要人幹，”丁珠王皆說。“保衛祖國要人，建設祖國也要人，特別是康藏這麼大的地方，需要的人太多了。現在，我還要請求政府把切桑珠瑪也送到北京去學習，向漢族老大哥學習……”

通司同志還沒有把話譯完，我就看見切桑珠瑪低着頭在撫弄着她腰帶上的紅纓，臉上浮起了兩片紅霞，這是女孩子的嬌羞和對未來事業嚮往的表示。

這時，突然有一個小孩領進來一個戰士。他對我們說山開了，今天下午要過雀兒山，叫我們趕快回去。

我們馬上向主人告別，並感謝他們的熱情招待。此刻我注意到丁珠王皆和切桑珠瑪的臉上馬上顯得有些緊張，像尋常親人們在離別時所有的那種不安和痛苦。他們一再強留我們，我好容易費了很大的工夫才把他們說服。

最後，丁珠王皆叫他的兒媳取來了熱氣騰騰的酥油茶，倒滿了很多杯子，雙手端了一杯遞到我面前說：

“同志，我知道你不習慣它，但它是好東西，我們世代都靠它來抵禦高原的寒冷。你今天要過雀兒山，天氣是很冷的，最後喝一杯我們藏民的酥油茶吧，祝你吉祥！”

我毫不猶豫地喝完了這杯酥油茶，接着，切桑珠瑪又給我送來一束鮮豔的桃花——真不知她什麼時候替我準備好的。我懷着激動的心情離開了這個古老的藏族平頂屋和那個